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笏山記  
第十二回 訪榕坊眾小廝拿石 宿茆屋兩村女聯床

先時，少青已隨扛聘禮的軍士，微服混進可莊。懷著可當的書札，竟尋奉公坊。那坊，在莊北之北，是個絕僻野的所在。尋了半日，這裡盡是破衣黎面的窮民。指左邊一連三大榕樹蓋著的，便是奉公坊，又名古榕坊。少青將到那榕樹邊，只見榕樹裡，有一株絕鮮紅的桃花，從綠蔭中斜穿出來。桃枝上，掛著百錢，有七八個小廝，在那裡鬧著。一個虬髯的農夫，約有五十年紀，穿件藍破襖，指著前面一條大方石，向小廝曰：「你們拿得這石，安在樹下作個石凳兒，便將樹上的錢給你。」少青立住了腳，心裡尋思，這石那止三五百斤，且看小廝們如何拿法。只見一個眉目絕端正面微赤色的，挽個蛙角髻，年可十五六，紮起衫袖，先向這石搖一搖，然後抱將起來，如木箱兒一般，輕溜溜地行近樹下，橫放著，便來奪桃枝的錢。群小廝不服，嚷曰：「我們並不曾拿得，你如何便要奪錢？」農夫笑一笑，教那蛙髻小廝，將石拿回原處，讓眾小廝拿。分頭拿時，蟬蟻撼大樹，那裡動得分毫。那蛙髻小廝拍著掌，笑曰：「你們如何不拿？」眾小廝低著頭只不做聲。那蛙髻小廝，復將石拿回樹下，放得端正，又拍著掌曰：「錢呵錢呵，想是沒人爭了。」正欲取錢時，只聽得橫笛響，遠遠地牛背上一個牧童，咿咿啞啞的吹將來，停了笛，叫曰：「你們玩甚麼，偏偏的背著咱。」眾小廝亦拍掌曰：「這錢是有人爭的了。香香，你快來奪錢。」那蛙髻小廝，只是紅著面，不語。牧童下了牛，問了備細，便拿那石，雙手一抱，向上一拋，打個轉，接著。連拋，連轉，連接，風車兒的玩了一回。眾小廝一齊喝采，農夫亦拍著掌贊曰：「好大力。」少青尋思：「這石比牧童的身軀還長大些，如何只當作紙球兒拋弄。」正呆著，又聽得嚷將起來，卻是前拿石的蛙髻小廝與牧童爭錢。農夫將錢分作兩份，一人一份，笑嘻嘻的拿錢去了。眾小廝亦一哄而散。少青便上前，向那農夫拱拱手曰：「敢問這裡有個可介之麼，煩老丈指示。」農夫眼裡看著少青，口裡答曰：「只某便是。有何見教？」少青遂向懷中取出可當的書札，交與農夫。農夫看了，大喜曰：「公就是顏莊公麼，好莊公！」言著，早拜將下去。少青剛回了禮，介之便拉著手，拉進茆屋裡，見先時拿石的蛙髻小廝與那牧童都在這裡玩著。介之喝曰：「貴客在前，你兩個玩甚麼，快來拜了，烹茶來吃。」少青曰：「聞足下有個佳兒，甚英雄，這兩位是麼？」介之歎口氣曰：「命運不好，亡兒去年死了。這兩個呵，小的是小女兒香香，大的是大女兒。記亡妻產他時，三晝夜不下，忽雷震兩聲，遂下。按易說，震為足，震兩聲，故名足足。只因家貧，沒妝點，權作假兒子看罷了。」少青呆了半晌，忽曰：「你的令女郎，好生勇猛，某甚愛他，不知曾許人家麼？」介之曰：「田家的女兒，又粗鹵誰要他呢？」少青曰：「如不棄某情願作丈人的女婿。」介之蹙額曰：「莊公才聘了我莊的莊主，華門佳偶，相對相當，無端來戲耍那兩個小鬼頭，量那小鬼頭，多大福分，做得莊主的媵婢。」少青跪著曰：「這事大都以莊主餌某，貪圖害某性命。今見令女郎英猛過人，必能脫某於難。若肯俯從時，願以娘子相待。並請丈人棄家輔某，特地微服相訪，何言戲耍。」介之沉吟了一會，遂滿臉堆下笑來，一手扶起少青，一手向衫袖裡拿出可當的書來再看。恰香香提著一甌茶走將出來，見介之呆呆的只看那書，便向介之手裡奪那書。介之吃了一驚，見是香香，因指著少青笑問曰：「香香，這人好麼？」那香香目灼灼看少青，只不言語。不知何時，足足早拿著茶碗，立香香後。介之曰：「足足這人好麼？」足足又看了少青一會，少青被他兩個看得頭都低了。介之曰：「你兩個只管呆看，到底是好不好？」足足曰：「忒好忒好，端的是甚人呢？」介之笑曰：「你看上了時，可奉碗茶，俾你這忒好忒好的吃了，才說與你。」足足欲斟茶時，這香香手拿著茶甌兒，兀自看哩。足足2的一聲，奪了茶甌兒，斟了茶，雙手捧到少青的嘴上。少青舉手接時，已被足足灌入口裡去了。足足停了碗，又向介之問曰：「爹爹端的是甚人？這等傻。」介之曰：「這是我的女婿你知麼。」足足曰：「咱從不曾見爹爹有這女婿，可不是哄咱的麼。」介之曰：「呸！你長了這年紀，一些兒不懂，我的女婿，就是你的老公，你知麼。」足足曰：「咱從不曾有這老公。」言著，進內去了。只見香香扯了介之的袖，扯開去向耳朵邊說了好些。介之以指畫臉羞他。香香亦進內去了。少青被這兩個女孩兒調得臉兒紅一塊白一塊，只不做聲。卻說介之妻已亡了，只這兩口兒，掛著心，跑不得，沒奈何在這裡當苦差。